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

卷一

四

四

清儒學案卷十二

天津徐世昌

敬庵學案

清初中州諸儒多奉夏峰爲依歸惟敬庵專宗程朱篤信
謹守與陸清獻相後先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理學而兼名
臣亦與湯文正媲美從祀廟廷同膺盛典洵無愧焉述敬
庵學案

張先生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號敬庵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通籍後歸里讀
書七年盡通濂洛關閩諸儒之書始出考授內閣中書改中書
科中書丁父憂歸建請見書院講學會大水潰隄先生募民夫
塞決總河張公鵬翮巡河見而異之疏薦堪勝河務命以原銜

赴工督修河隄及馬家港高家堰諸工補授山東濟寧道治運
河蓄洩得宜著書紀之曰居濟一得歲饑自家運錢米賑之命
分道治賑便宜發倉穀二萬餘石以濟民食遷江蘇按察使康
熙四十六年南巡命疆臣薦舉賢能先生未與聖祖召與督撫
同見曰朕久識汝清廉今親舉之他日居官而善以朕爲知人
遂擢福建巡撫賑旱荒清海盜糾墨吏禁淫祠風化大行擴建
學舍親與講學聞學大興調江蘇巡撫治如在閩尤注意於水
利海禁總督噶禮貪恣動多掣肘具疏以病請罷詔慰留之會
鄉試有交通關節事發命尙書張鵬翮侍郎赫壽按治先生與
噶禮會鞫得舉人吳泌程光奎通賄狀詞連噶禮噶禮梗其獄
先生疏請解噶禮職付勘噶禮亦撫七事許奏詔同解任鵬翮
等瞻徇奏噶禮無罪先生坐誣應奪官更命尙書穆和倫張廷

樞覆審仍如前議聖祖謂是非顛倒下廷議復不得直特諭曰
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共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無張伯行在
彼江南地方必被腴削朕不爲保全凡爲清官者何所倚賴乎
切責諸大臣何無一言遂奪噶禮職先生仍留任命下朝野懽
聲雷動後復以窮治海商張令濤通匪事總督赫壽又袒庇之
命張鵬翮及副都御史阿錫鼐按之仍坐先生誣陷良民論罪
上召來京免其罪曰此人朕還當用之於有錢糧衙門命直南
書房署倉場侍郎授戶部侍郎兼管倉場及錢法堂事務釐剔
積弊連典鄉會試巡察順天永年兩府賑務按視河南武陟河
工擢禮部尙書先後進所輯濂洛關閩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
近思錄廣近思錄及宋元諸儒文集世宗特賜御書禮樂名臣
四字褒之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五溫詔褒卹特諭大小漢堂官

於諭祭出殯日齊集奠送諡清恪光緒初從祀文廟先生學宗
程朱不參異說奉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
實三言爲準的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而不可一蹴幾循序漸
進歷艱險崎嶇確乎不可拔以困學自居退然不自足檢束考
驗至老不懈誠敬上結主知立朝靖獻一本所學爲理學名臣
之冠所刊布先儒理學諸書先後五十餘種所纂輯者濂洛關
閩書集解十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續近思錄十四卷廣近
思錄十四卷小學集解六卷小學衍義八十六卷學規類編二
十七卷養正類編十三卷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性理正宗四
十卷濂洛風雅九卷唐宋八大家文鈔十九卷自著者困學錄
續錄各二十四卷合爲集粹八卷正誼堂文集十二卷續集八
卷居濟一得八卷彙刊曰正誼堂全書

參史傳 學案小識
朱軾撰神道碑 杭世

駿撰家傳 費
元衡撰行狀

困學錄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

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

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

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盡歇腳不得之意

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心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閒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功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

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

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發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足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爲豪傑豪傑自爲豪傑非人有以

助之

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

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

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案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

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

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清瀾學菴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白黑可以無歧趨之惑矣

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

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

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

或問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守此五者其庶幾乎

清傳星卷十二
五
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學聖要訣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注腳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每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慾同流合汙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閒乎

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

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

同晚異始見是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

尙論古人須是設身處地方可不然做局外人說自在話直是容易

爲學如喫飯無論家常飯食須是喫在腹裏方纔會飽若不實在喫了只向口頭去講雖說甚麼精饌說甚麼美味非不傾耳可聽終是濟不得饑

聖人之道有極精微處有極淺近處學者於精微處每諉爲不能知不能行而於淺近處又忽爲不必知不必行無怪乎其去道日遠也

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集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探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於胸中乃可言行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而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

夫子讀易不曰無過而曰無大過蓋一部易經皆是恐懼修省

清儒學案卷十二
之意故曰可以無大過矣

近世講學者標宗旨便是異端彭世昌問朱夫子云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王安石亦是不世出之資亦欲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但其學術不正遂誤天下故學者不可不審所尙或問於朱子曰介甫之心本欲救人及後來壞事者皆是過誤致然朱子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愚謂介甫一生總壞於執拗二字大學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直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惜乎介甫之學猶未及此也

君子之辭受取予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盛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醇漓學者甚不可以爲小事而忽之也

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

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功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功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功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

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